

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

陳寅恪

上虞羅氏所刊敦煌零拾中有佛曲三種，其二爲維摩詰經文殊問疾品演義。案佛典製裁長行與偈頌相間，演說經義自然倣效之，故爲散文與詩歌互用之體。後世衍變既久，其散文體中偶雜以詩歌者，遂成今日章回體小說。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詩歌合體者，則爲今日之彈詞。此種由佛經演變之文學，貞松先生特標以佛曲之目，然古杭夢餘錄武林舊事等書中本有說經舊名，即演說經義之謂，敦煌零拾之三種佛曲，皆屬此體，似不如逕稱之爲演義或較適當也。今取此篇與維摩詰經原文互勘之，益可推見演義小說文體原始之形式，及其嬗變之流別，故爲中國文學史絕佳資料。考佛教初起，其教徒本限於出家之僧侶，後來傳播既廣，漸推及於在家之居士，北魏吉迦夜曇曜共譯之雜寶藏經卷八難陀王與那伽斯那共論緣云：

「王復問言：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答言：二俱得道。王復問言：若俱得道，何必出家？斯那答言：譬如此去三千餘里，若遣少健乘馬齎糧，捉於器械，得速達不？王答言：得。斯那復言：若遣老人，乘於疲馬，復無糧食，爲可達不？王言：縱令齎糧，猶恐不達，況無糧也！斯那言：出家得道，喻如少壯，在家得道，如彼老人。」

據此，則同爲佛教信徒，出家在家之間，未嘗無階級高下之分別也。若維摩詰者，以一在家居士，其神通道力，遠過於諸菩薩聲聞等。佛遣其大弟子及彌勒佛等往問其疾，竟皆辭避而不敢往。舍利弗者佛弟子中智慧第一之人，維摩詰宅神之天女以智辯窘之，甚至故違沙門戒法，以香華散著其身，雖以神力去之而不得去，復轉之使爲女身。然則淨名之宅神，與釋迦之大弟子，其程度高下有如是者。故知維摩詰經之作者，必爲一在家居士，對於出家僧侶，可謂盡其玩弄遊戲之能事，實佛藏中所罕見之書也。唐復禮十門辯惑論通力上感門云：

「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十地之觀，尚隔羅縠，如何一掌之內，能容十號之尊乎？非獨以卑移尊，於理非順，實亦佛與菩薩，豈無等差，如有等差，安

能運佛？如無等差，何須成佛也！

又云：

「維摩羅詰者示居家而弘道，不思議道利用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問疾，八千菩薩莫能造命，彌勒居一生之地，服其懸解，文殊是衆佛之師，謝其真入。」

觀此，可知維摩羅詰經紀其書中主人之神通道力逾越恆量，故與其他經典衝突，宜乎復禮釋權無二之十疑以之爲首也。夫大乘佛典之編纂，本後於小乘，而維摩羅詰經者又爲更後一期之著作。否則在家居士豈能凌駕出家僧侶之上，如淨名經之所紀者乎。蓋當此經成書之時，佛教經典之撰著已不盡出於出家僧侶之手，卽在家居士亦有從事於編纂者，斯其明證也。

維摩羅詰故事在印度本國之起源，不可詳考。玄奘西域記卷七云：

「吠舍釐國有耆塔波，是毗摩羅詰故宅，基址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磚，傳云積石，卽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云。去此不遠有耆塔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

又法苑珠林卷二十九聖迹部云：

（上略）寺東北四里許有塔。是維摩故宅基。尙多靈神。其舍壘磚。傳云積石。卽是說法現疾處也。於大唐顯慶年中勅衛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并長者寶積宅，菴羅宅，佛姨母入滅處，皆立表記。」

凡地方名勝古蹟，固不盡爲歷史事實，亦有依託傳會者，但依託傳會之名勝古蹟，要須此故事或神話先已傳播於社會，然後始能產生。據玄奘之記載，可知維摩羅詰故事在印度當時必一極流行之故事也。今僅於中文之資料考之，亦可略見其在印度本國變遷滋乳之始末焉。

維摩羅詰經梵本今日或尙存在，以未得見，故不置論。藏文正藏中有法戒譯聖無垢稱所說大乘經六卷，共十三品，其書譯於中國北宋之世。中文先後凡數譯：卽後漢嚴佛誡譯古維摩經一卷，今佚；吳支謙譯維摩羅詰說不思議法門經二卷，今存；西晉竺法護譯維摩羅詰所說法門經一卷，今佚；西晉竺叔蘭譯毗摩羅詰經三卷，今佚；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羅詰所說經三卷，今存；及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六卷，今存。自後漢

至北宋時將千載，而此經屢經遙譯，則梵文原本流傳不絕，廣布人間，可以推知。

然此但就維摩詰居士本身，及維摩詰經本經言之耳。此經鳩摩羅什譯本佛道品云：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智識悉爲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

智度菩薩母， 方便以爲父， 一切衆導師， 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爲母， 慈悲心爲女， 善心誠實男， 畢竟空寂舍。
弟子衆塵勞， 隨意之所轉， 道品善知識， 由是成正覺。
諸度法等侶， 四攝爲伎女， 歌詠誦法言， 以此爲音樂。

據此，是此經作者之原意維摩詰居士實無眷屬，故於方便品雖言其現有眷屬，而佛道品則將其父母妻子悉託之抽象名詞，絕非謂具體之人也。而今大藏中有西晉竺法護譯佛教大方等頂王經一名維摩詰子問經一卷，梁月婆首那譯大乘頂王經一卷，隋耆那崛多譯善思童子經二卷。皆紀維摩詰子事，是維摩詰實有子矣。大藏中復有隋耆那崛多譯月上女經二卷，紀維摩詰女月上事，是維摩詰實有女矣。又月上女經卷上云：「其人（指維摩詰言）有妻，名曰無垢，」是維摩詰實有妻矣。諸如此類，皆維摩詰故事在印度本土自然演化滋乳之所致，而自翻譯輸入支那之後，其變遷程序亦有相似之蹟象焉。隋吉藏淨名玄論卷二云：

「佛譬喻經云：淨名姓頽（？）名大仙，王氏。別傳云：姓雷氏，父名那提，此云智基（慕）母姓釋氏，名喜，年十九嫁。父年二十三婚，至二十七於提婆羅城內生維摩。維摩有子字曰善思，甚有父風，佛授其記，未來作佛。別有維摩子經一卷可尋之也。

又嘉祥維摩詰經義疏卷一云：

「舊傳云佛譬喻經說淨名姓王氏。別傳云姓雷氏，祖名大仙，父曰那提，此云智慕，母姓釋氏，字喜，十九嫁，父二十三婚，子曰善思，甚有父風，如來授記，未來作佛。吉藏未得彼經文也。

又唐復禮十門辯惑論通上感門末云：「亦將金粟之名傳而有據者也，」下注云：

「吉藏師云，金粟事出思惟三昧經，自云未見其本。今檢諸經目錄，無此經名，竊謂西國有經，東方未譯者矣。」

又文選王簡棲頭陀寺碑文「金粟來儀」，李善注，「發迹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案，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一言藏傳云：

「在昔陳隋廢興，江陰凌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於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洸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

據此則嘉祥爲當時最博雅之大師，而關於維摩詰之經典，如佛譬喻經及思惟三昧經皆所未見，即最流行之金粟如來名詞，復不知所出。李崇賢文選注所引之發迹經今已不存，疑與佛譬喻經等爲同類之書，亦嘉祥之所未見，因知此類經典，所記姓氏，如王氏雷氏等，必非印度所能有，顯出於中國人之手，非譯自梵文原經，雖流布民間，而不列於正式經典之數，所以一代博洽之學人，亦不得窺見也。蓋維摩詰經本一絕佳故事，自譯爲中文後，遂盛行於震旦，其演變滋乳之途逕，與其在天竺本土者不期而闇合：即原無眷屬之維摩詰，爲之造作其祖父母妻子女之名字，各繫以事蹟，實等於一姓之家傳，而與今日通行小說如楊家將之於楊氏，征東征西之於薛氏，所紀內容，雖有武事哲理之不同，而其原始流別及變遷滋乳之程序，頗復相似。若更推論之，則印度之頂王經月上女經，六朝之佛譬喻經思惟三昧經等，與維摩詰經本經之關係，亦猶說唐小英雄傳小五義以及重夢後傳之流，與其本書正傳之比。雖一爲方等之聖典，一爲世俗之小說，而以文學流別言之，則爲同類之著作，然此祇可爲通識者道，而不能喻於拘方之士也。當六朝之世，由維摩詰故事而演變滋乳之文學，有印度輸入品與支那自製品二者，相對並行；外國輸入者如頂王經等，至今流傳不絕，本土自製者如佛譬喻經等久已湮沒無聞，以同類之書，千歲而後，其所遭際殊異至此，誠可謂有幸有不幸者矣。嘗謂吾國小說，大抵爲佛教化，六朝維摩詰故事之佛典，實皆哲理小說之變相，假使後來作者，復遞相仿效，其藝術得以隨時代而改進，當更勝於昔人，而此類改進之作品，自必有以異於感應傳冥報記等濫俗文學。惜乎近世小說雖多，與此經有關係者，殊爲罕見。豈以支那民族素乏幽渺之思，淨名故事縱盛行於一時，而陳義過高，終不適於民族普通心理所致耶？至此故事之見於美術品者，若楊惠之之所塑（鳳翔天柱寺），蘇子瞻之所詠，今已不可得見，然敦煌畫本尚在人間，（伯希和敦煌攝影集第一冊第十一片），攝山石刻猶存江表（棲霞山石刻有維摩詰

示疾像)，當時文化藝術藉以想像推知，故應視為非文字之史料，而與此演義殘卷，可以互相印證發明者也。又北平圖書館藏敦煌卷子中有維摩詰經菩薩品持世菩薩對佛不任問疾一節俗文一卷及維摩詰經頌一卷，後者以五言律句十四首，分詠全經各品之義。未知何人所作，亦維摩詰經之附屬文學也。附識於此，以俟考證焉。